

四川遂宁地区声调的文白异读实证研究

唐 燃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语音接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遂宁方言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与量化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选取20个方言与普通话调类不一致的常用汉字, 对14名受访者开展实验。结果表明: 遂宁方言的声调存在系统性文白异读现象, 青年群体文读的使用占比显著高于中年群体, 中年使用者声调读音整体更稳固地承袭了白读; 声调层面的文白异读是遂宁方言受普通话持续影响、逐步向通用语靠拢的典型实证表现。

关键词

四川遂宁, 方言, 声调, 文白异读

A Study on the Dialectical Variation in Tone between Mandarin and Bai in Sichuan Suining Area

Ran T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June 4, 2026; accepted: July 10,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Abstract

The variation between Mandarin and Bai in dialect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dialectal phonetic contact in Chinese. This paper takes the Suining dialect of the Chengdu-Kunming branch of Southwest Mandar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dopts a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selects 20 commonly used Chinese characters whose ton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Mandarin tones, and conducts experiments on 14 respon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ystematic variation between Mandarin and Bai in tone in the Suining dialect.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people using the variant tone (white read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iddle-aged people. The tone pronunciation of middle-aged users overall more firmly inherits the white reading. The variation between Mandarin and Bai at the tone level is a typical empir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Suining dialect being strongly influenced by Mandarin and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common language.

Keywords

Sichuan Suining, Dialect, Tone, Variation between Mandarin and Ba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受到了单韵鸣(2014)的启发，他研究了在普通话的强势影响下，粤方言正在发生的语法变异现状[1]，因此笔者想要通过实例分析、验证四川遂宁地区方言向共同语靠拢的现象；第二则是笔者在个人生活中遇到过这一现象，即因同一个字声调的文白异读引起听者疑惑。比如在遂宁方言中应为阳平调的“毕”，在“延毕”一词中，笔者将其读作去声调，父母长辈因此无法理解，在听到解释后纠正了笔者的读音。笔者的方言背景是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调类系统和普通话一致，均为四个声调，单字的声调基本上可以和普通话的声调一一对应。因此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方言中声调和普通话中不一样的字，探明遂宁方言是否存在系统的文白异读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推测文白异读现象未来的发展情况。

2.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2.1. 文白异读概念界定

关于文白异读的定义和界定，本文参考的是文白异读的传统定义：“特定方言中，同一个字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读音的现象。”(转引自林颂育，2011) [2]由此可见，“不同场合”，即正式、书面语化的语汇与日常生活、口语化的语汇之分野，会产生相应的文读音与白读音。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白异读也可看作是语言变异的问题，因为语言变异指的是语言系统中实现形式不唯一的现象(徐大明，2006) [3]。文白异读的基础是同一个字，实现形式则是文读和白读两种表现。这个问题反映在问卷设计中，则是将同一个字分别按照日常生活场域、非日常生活场域组词成句，放在一起供被试识读。

2.2.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1) 西南官话文白异读研究现状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语音接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对其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聚焦于声母、韵母的语音层次分析：孙越川(2011)系统地梳理了西南官话果摄字的文白两读的类型，探讨了不同读音的历史来源与地域分布规律[4]；张强(2021)以遂宁方言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古船禅母今读擦音与塞擦音的分混特征，揭示了声母系统的文白分野[5]。从整体来看，这部分研究多围绕入声归派、韵类演变等历时问题展开，但是没有关注到声调层面的文白异读现象。

从研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采用的是历时视角，以中古音系作为参考，探讨语音的历时演变路径，

描写出语音形式的历时层次。但是基于社会语言学的共时视角仍较为缺乏,至于针对遂宁地区方言声调变异的实证研究也有待开展。

2) 核心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依托三大经典理论:首先是语言接触理论。文白异读是方言与通用语接触引发的语音系统分层现象,是通用语书面音系向方言口语音系渗透的表现(陈忠敏,2003) [6]。在普通话推广的背景下,普通话的优势地位会有力影响方言系统的语音系统,形成两者并存、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词汇扩散理论。语音演变需要以具体词汇为载体,日常使用频率越低、书面属性越强的词汇越先发生语音变化。文读形式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先出现在书面语、专有名词、文言典故等低频使用的表达中,再逐步向高频的口语词渗透(徐大明,2006) [3]。最后是代际语言变异理论。从代际差异观察语言演变是一个重要维度。青年群体系统地接受过通用语教育,身处普通话环境的时间更多,经常成为语言演变的先行者,他们使用文读的比例通常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李伟,陈章太,2010;单韵鸣,2014) [1] [7]。比较不同年龄组的使用情况,可以通过共时差异来展示方言演变的历时趋势。

综上,现有研究尚未对遂宁地区方言声调层面的文白异读,展开实证研究,也缺乏对其变异规律与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本文以声调文白异读为切入点,通过代际分组的问卷实验与量化分析,为通用语接触下方言的演变规律提供个案支撑。

3. 研究方法

3.1. 变项和变式的确定

对于变项的界定,徐大明(1997)指出:“变项是变异具体表现形式的集合……一个‘变项’由一组特定的‘变式’组成” [3]。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方言中声调和普通话不同的字中随机挑选出20个字,视其为变项。以“法”字为例,“法”在方言中读为阳平调,在普通话中读为上声调,将“法”字可能存在的文读音和白读音视为两个变式,文读音为“变式1”,白读为“变式2”。

3.2. 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制作成调查问卷后,分发给14位被试阅读,并同时录音。录音完成之后,使用SPSS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1) 调查问卷的设计

笔者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于2013年正式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¹,在一级字中随机挑选出方言和普通话声调不同的20个字,分别按照其可能存在的变式1和变式2组词成句,一共20组,即40个句子,读为文读音得5分,读为白读音得10分,一位被试最低得200分,即将全部读音都读为文读音;最高得400分,即将全部读音都读为白读音。由被试取得的分数来看,越接近200分,在声调方面越接近普通话;越接近400分,在声调方面越接近方言。包含文读音的词语或句子一是借词,二是来自古诗词等文学作品,三是出自于惯用语;包含白读音的词语或句子,则是指称的是日常事物、行为,使用频率高。

挑选出的20个字分别为:特、法、吸、力、设、乐(lè)、策、尺、释、骨、插、屈、郭、客、失、逼、击、织、捏、叶。方言中具体读音参考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https://zhongguoyuyan.cn/index>)和《四川方言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8]。

2) 被试的选择

被试只限于四川省遂宁市出生的本地人,且所属的方言背景都是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

¹http://www.moe.gov.cn/jyb_sjzl/ziliao/A19/201306/t20130601_186002.html

在选取被试前，假设被试的得分与被试的年龄和普通话水平有关。由于本文只研究成年人的语言状况，且参考过往对于年龄划分的研究(单韵鸣，2014) [1]，将 20 岁到 35 岁界定为青年，36 岁到 55 岁界定为中年。本研究选取了 7 位青年被试，7 位中年被试。因为预计能够从青年组和中年组被试的数据中得到较为可靠的数据，因此没有选取老年被试。

至于普通话水平，青年组的被试都能够流利地使用普通话交流。中年组的被试其中有 5 位是中学教师，其中 1 位是语文老师，熟练掌握普通话，另外 4 位能够用普通话进行课堂教学，但在课堂之外基本上不会身处普通话的环境中；其余 2 位中年被试中，1 位能够说一口不标准的“川普”，另外 1 位则不会说普通话。7 位中年被试中，5 位中学老师受过课堂学习、普通话培训等系统的普通话训练，其余 2 位则没有。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调查结果和数据分析

Table 1. Score of young respondents

表 1. 青年组被试得分情况

	被试 A	被试 B	被试 C	被试 D	被试 E	被试 F	被试 G	平均分
变式 1	115	150	155	170	150	135	125	142.26
变式 2	145	170	185	185	190	165	185	175
总得分	2225			总平均分			317.86	

Table 2. Score of middle-aged respondents

表 2. 中年组被试得分情况

	被试 a	被试 b	被试 c	被试 d	被试 e	被试 f	被试 g	平均分
变式 1	195	195	165	200	185	190	200	190
变式 2	200	200	180	200	180	180	195	190.71
总得分	2665			总平均分			380.71	

青年组和中年组的得分统计结果见表 1、表 2。本研究评分规则为：读文读音(普通话调类)得 5 分，读白读音(方言调类)得 10 分；单组满 400 分代表完全使用白读，最低得 200 分代表完全使用文读，得分越高则表明方言白读的保留效果越好。

对青年组变式 1 (书面语体语境)和变式 2 (口语语体语境)的平均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变式 1 得分显著低于变式 2 ($t = 5.79, df = 6, p = 0.001$)。这说明青年群体确实已出现了明确的声调文白分野，即书面语体下更倾向使用文读，口语语体下更多保留白读。如果具体到选取的样本来看，20 个例字的文读渗透程度存在明显梯度差异，可将它们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完全文读型，比如“郭”字。无论在诗句语境还是日常姓氏语境中，7 位青年被试均读作阴平调的文读音，方言的阳平调的白读音已完全被取代。第二，语体分化型，比如“释”“叶”两字。书面语境下，青年被试使用文读音的比例超过 70%，口语语境下则基本保留了阳平调白读音，呈现出典型的“文读配书面语、白读配口语”的文白分管格局。第三，白读主导型：多数表述高频动作以及日常事物的字，比如“插”字，青年被试在两种语境下均以白读为主，文读使用比例不足 20%。

而对中年组变式 1 与变式 2 的平均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二者无显著差异($t = 0.22, df =$

6, $p = 0.832$)。这说明中年群体还未形成显著的文读白读音分化, 方言白读在各类语境中仍占主导地位。这里需要提到一个个体层面的特殊案例: 被试 d 为中学语文教师, 具备熟练的普通话使用能力, 其对所有例字都采用了白读音来认读。笔者和她探讨了原因: 该被试对方言与普通话的声调差异有明确的认知, 在被要求用方言来认读的情况下会主动使用方言的声调,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语码选择行为, 而非受普通话影响程度低导致的结果。

将 14 位被试的总得分与全白读的理想方言使用者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差异($t = 4.56$, $df = 13$, $p = 0.0005$), 而且所有文读音的调类都来自于普通话。基于本次 20 个例字的调查可以认为, 遂宁地区方言声调层面确实存在文白异读现象, 青年群体的文读使用比例显著高于中年群体, 代际差异特征明显。

4.2. 原因分析和未来发展预测

本次调查发现的例字差异、代际差异与个体差异, 可从语言学内部因素与社会外部因素两个维度予以解释。

首先是语言学内部因素, 文白异读的产生是词汇扩散与音系类推的双重作用的结果。文读形式的扩散遵循词汇扩散的基本规律, 词汇使用频率与语体属性是决定变异速度的核心因素。使用频率越低、书面语体属性越强的词汇, 文读扩散得越快。诗词典故、专有名词、抽象词等在口语中使用频次较低, 缺乏稳固的白读使用基础, 因此最先被普通话语音形式替代, 比如“释然”“乐游原”“水村山郭”这样的表达; 而口语词因为使用频率高、习得年龄早, 对应的白读形式具备更强的稳固性, 如“捏”“插”等, 即使是青年群体也很少出现文读替换, 这部分白读音具有某种“天然的”合理性, 这可以用索绪尔提出的“高频不规则的形式留存得更久”的形态演变规律来解释[9]。同时, 普通话拼音带来的音系类推效应, 加速了白读的消失。遂宁地区方言与普通话调类存在整体的一一对应关系, 系统学习过普通话的使用者有“普通话调类→方言调类”的映射习惯, 因为语文教育以普通话拼音为字词的唯一表现形式, 方言的具体调值、调类则没有有意识地学习过, 因此学习者对汉字的语音意识首先建立在普通话音系之上。“荣”字就是一个典型, 其方言读为 $\text{øyn}31$, 与“云”字同音, 属于音系中的不规则形式, 无法与普通话 róng 形成稳定、显著的对应关系; 而“容、融、蓉”等字的方言读音 $\text{zon}31$, 能够与普通话产生系统对应, 在拼音识字的类推作用下, 青年群体逐步放弃“荣”的不规则白读, 转而采用了符合系统对应规则的文读形式, 这是普通话音系对方言音系依托系统整体规则进行重塑的结果。

其次是社会学外部因素, 文白异读体现了通用语影响下代际接受差异。代际差异与个体差异的形成, 是普通话接触程度差异的结果。从代际差异来看, 青年群体成长于国家通用语言全面推广的时期, 学校教育、媒介接触基本上都以普通话为主要载体, 对方言白读的习得主要来自家庭日常交流, 书面词汇的语音认知则基本来自学校交流等普通话环境, 因此较明确地形成了“口语用白读、书面用文读”的分层模式。但是中年群体的语音系统中方言语音占据了非常稳定的地位, 因此整体来看文读渗透程度很低。值得注意的是, 普通话能力与文读使用比例并非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语言意识与身份认同起到了调节作用。如中年组被试 d 身为中学语文老师, 具备高水平普通话能力, 能够明确普通话与方言调类的区别, 在方言使用场景中会主动规避普通话语音的介入, 因此并未出现文读的渗透。这也说明文白异读并非仅仅是被动的语言替换, 也是使用者在双语系统中的主动选择结果。

5. 结语

本文以遂宁地区方言中 20 个与普通话调类不一致的常用字为考察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与量化统计, 对声调层面的文白异读现象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遂宁地区方言声调系统确实存在文白异读现象,

青年群体已形成了显著的分化，书面语境下的文读使用比例显著更高；中年群体白读系统整体稳固，未出现系统性语体差异。代际差异共时地呈现了普通话渗透下方言声调的历时演变趋势，其背后是词汇扩散、音系类推的语言学内部规律，与普通话推广的社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当前代际差异可适当推测，随着普通话推广力度的持续增加，文读形式的使用范围将逐步向更多日常词汇渗透，但其中高频口语词汇的白读形式具备较强的使用惯性，因此会保留下来。方言声调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白读系统被全面替代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单韵鸣. 进行中的方言语法变异实证研究——以广州话短暂体的变异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14(2): 46-54.
- [2] 林颂育. 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D]: [博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 [3] 徐大明. 语言变异与变化[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4] 孙越川. 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1.
- [5] 张强. 四川遂宁地区方言语音系统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1.
- [6] 陈忠敏. 重论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J]. 语言研究, 2003(3): 43-59.
- [7] 李伟, 陈章太. 汉语阳泉方言语音变异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1): 143.
- [8] 张一舟, 周家药, 王文虎. 四川方言词典[G].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9]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